

华安九且溪:

走在悠悠的琴弦上,我听见了自己

◎魏胜元

以前觉得用玉带来形容水,那是再俗不过的事情了。我们的思维似乎总是僵化,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,于是在我的印象里,水像丝带,像飘带,像玉带,是一种死板的表达,失去生命力的表达,化作朽木的表达。

而九且溪,医治了我的自以为是。

如果不是看到它凝脂如玉的质地,如果不是看到它蜿蜒如带的姿态,我依然被矫情——画地为牢。矫情是我的,它宛若飘带,却极其自然。

在闽南的群山之中,它自然有一段温婉宁静的风流态度,山青得足以滴出玉露琼浆,水静得足以媲美翡翠琥珀。

遇石翻白浪,它抖落耀眼的珍珠。珍珠散落,幻化成两岸的野花,粉,黄,紫……色彩们打得七荤八素,打得眼冒金星,打得乾坤颠倒,我头一次觉得,原来打斗,也可以这么富有艺术。

打出一团花来,打出一片花来,打出一阵感叹,打出一腔羡慕。

羡慕,如我。

我见过很多地方的花,有逆境中依然铜筋铁骨的,有浪漫三月温婉雅致的,有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的,有开得谨小慎微,投鼠忌器的,但我很少看到这样一言不合,就发生斗殴,且打得山呼海啸,铺天盖地的。

九且溪多才多艺,能画出打斗的花,自然也能画出琴曲上的音符。啁啾的鸟儿,跃水的鱼,嘲哳的蝉,九且溪都能画出它们的神韵。

有时候画一样东西,不是工笔细描,也许只是画一个倒影,画一片空荡,只留一条线索吊足了人的胃口。嗨,九且溪,玩儿欲擒故纵也是一把好手。

如果多才多艺,再读点兵法呢?这俨然是一打照面儿的时候,九且溪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多才艺会让人淡雅,读兵法,会让人深沉。这两个特质,总在提醒你——走入欣赏的殿堂,从来不止一条路。

如果你放慢呼吸,你会发现:它用古朴的建筑,告诉

你沧桑的变迁。于是,古老的石桥和廊亭,就是放在你脚步旁的古籍。你的每一阵脚步,都是轻翻的书声。

它用红豆杉,告诉你苍老和稚嫩可以同时丛生,数百年的年轮似乎一道门,只需要用心绪轻推,你便可以一头扎进明朝。

它也是如此的淳良,生怕你太苍老了,于是用果树,用清澈的溪水,用茶香满山,唤回你的年轻。

溪水潺潺过,曲折绕青山,稻田翻绿浪,劳作稻田间。这田间劳作的农人,唤回你小时候心里翩跹的旧影,就使你觉得自己,依然是那个顽童,在漫行九且溪岸的路上。

就这么漫行吧,你会一步步从童年走来,走到草木泛青,走到山歌响起,走出江南水乡的诗意,也走出塞北大漠的雄奇,走出云海渺渺,也走出红叶飘飘,直到走高了身高,走硕了臂膀,走成现在的你。

而我此刻,我正走在这悠扬的琴弦上,泠泠然,我听见了自己。

千亩杜鹃绽银和

人间五月醉芳菲

闽南的山峦间,或许把最后一抹春意留给了华安县华丰镇银和村的石码诗峰。在这海拔千米的“银和之巅”,千亩野生杜鹃如约盛放。

位于石码诗峰的茶绒杜鹃古树群,树龄跨越百年,虬曲的枝干刻满沧桑,

却在春末夏初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。

不同于寻常杜鹃的娇小,茶绒杜鹃以伞状花序簇拥成团。紫红、粉白、淡绯的花朵如繁星坠野,缀满树冠成花冠,远望似云霞栖枝,近观若锦绣堆叠。

(黄建和)

